

世界女性题材畅销名著

LA FLEUR DU MAL

# 茶花女正传

〔法〕米什莉娜·布代 著  
程依荣 译



〔法〕米歇丽娜·布代著

程依荣译

# 茶花女正传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茶花女正传

〔法〕米歇丽娜·布代著

程依荣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144,000 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平装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360-1953-X

I·1711 定价: 8.40 元

## 内 容 提 要

小仲马一再申明《茶花女》所讲的故事是真的，那么茶花女是谁？阿芒·迪瓦尔是谁？老伯爵是谁？本书不仅回答了这些疑问，而且对茶花女的原型玛丽·迪普莱西的家庭、童年、堕落过程，以及她对巴黎上流社会的征服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现实中的茶花女有着惊人的艳丽和不可思议的魅力，“无论你是修道士，还是八十老翁或是中学生，都会疯狂地爱上她”。她不断地在花花公子、王公贵族、知名作家之间周旋，既做不了情妇：因为游戏之中毫无爱情；又不同于一般妓女：她选择自己的接待对象。

本书还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玛丽·迪普莱西与当时最著名的钢琴家李斯特有过一段双方都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正因为陷入真正的情感生活，刚刚过了二十三岁生日的“茶花女”便结束了她那短暂而轰轰烈烈的一生，空留无限感慨和情丝。

献给 泽内柏

“在爱情面前谁敢谈论地狱？”

——夏尔·波德莱尔  
(《恶之花》)

## 译者前言

19世纪中叶，小仲马根据巴黎一代名妓玛丽·迪普莱西的故事，写成为《茶花女》的小说，一时“洛阳纸贵”，风靡巴黎。不久，小仲马又把小说搬上舞台，写成同名话剧，取得轰动一时的成功。到1898年，即小仲马去世之后的第三年，我国近代首先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林纾先生用文言文将小说译成汉语，引得国内许多痴情男女感叹唏嘘，不能自己。至今，小说《茶花女》在国内已有好几个译本，巴黎名妓悲惨感人的故事仍然吸引着中国读者。

小仲马一再申明小说所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是否果真如此呢？米歇丽娜·布代1993年发表的《茶花女正传》不仅综合了前人研究的成果，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佐证。

应该说，《茶花女正传》不止是一部传记。当然，作者对《茶花女》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原型玛丽·迪普莱西的家庭、童年、堕落过程以及她对巴黎上流社会的征服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对导致她堕落的时代背景及社会原因进行了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翔实的资料，这些信息对于研究《茶花女》这部小说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但是，书中也不乏想象的成分，有些地方显然是作者恣意发挥的，因此这是

一部文学意味浓厚的传记，甚至可以说是一部传记小说。

历来，人们对《茶花女》中的男主角阿芒的原型是谁有不同看法，有人说阿芒就是小仲马自己，有人说阿芒影射一个涉世未深的花花公子。本书提供了可信的证据，认为阿芒是吉什公爵的化身。本书还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实：玛丽·迪普莱西与当时最著名的钢琴家李斯特的爱情故事。巴黎名妓与钢琴大师的邂逅、玛丽的痴情、她为了能够同李斯特相聚千方百计谋取贵族爵位的行为，向我们揭示了一位纯情女子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朝三暮四的妓女的典型。

总之，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我们处处感受作者对于这位出身微贱、历经苦难、最后堕入风尘的烟花女子的无限同情。但是，书中有些地方显得繁琐，而且这对于实现本书的主旨似乎并非必不可少的。

关于作者米歇丽娜·布代本人，我们只知道她是一位演员兼作家。从她研究“茶花女”玛丽·迪普莱西的身世的一丝不苟的态度来看，她无疑是一位严肃认真的作者。

译者

1994年5月

## 目 录

|                     |         |
|---------------------|---------|
| 译者前言 .....          | 1       |
| 苹果花 .....           | 1       |
| 野 花 .....           | 15      |
| 青春之花 .....          | 26      |
| 豌豆花 .....           | 55      |
| 敏锐的心灵 .....         | 70      |
| 罪恶之花 .....          | 84      |
| 绚丽的花朵 .....         | 102     |
| 茶 花 .....           | 120     |
| 花 雨 .....           | 143     |
| 恶之花 .....           | 153     |
| 花的凋落 .....          | 167     |
| 后世之花 .....          | 186     |
| 尾 声 .....           | 196     |
| <br>附录：从悼诗到咒骂 ..... | <br>207 |

## 苹 果 花

“我常常喝这种诺曼底  
酒，它来自一种白色和玫瑰  
色的花朵。”

——朱尔·巴尔贝·多勒维利

这个天生丽质、风致韵绝的女子身上毫无矫饰和造作的痕迹。她晚上八时出生在下诺曼底奥尔内河畔一座名叫诺南的村庄里；奥尔内河的名称来自拉丁文，意思是“盛装美人”。

在同一年，由于另一个诗意盎然的巧合，拜伦勋爵给浪漫主义投下了最初的光辉，而小仲马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以后他要谴责浪漫主义的夸张，并且使小村姑变成众所周知的令人不能淡忘的传奇人物。1824年1月15日，这个传奇人物还只是一个呱呱而泣的婴儿；她的父母对以后人们将茶花作为他们女儿的象征一事毫无预感，给她取名“玫瑰”。对于那个孱弱的生命，这是对命运的嘲弄，因为她一生始终讨厌这种花的香气，甚至闻到这种气味就会晕倒。

她另外还有一名字：阿弗丝娜。我们弄不清这是她双亲的本意，还是由于书记官的笔误。人们将“阿弗丝娜”写成了“阿弗希娜”。

五天之后，洗礼证书把名字改过来了，拼写也得到纠正：

1824年1月20日星期二，本人，签字于下的住持教士，为同年同月15日出生的玫瑰·阿弗丝娜行洗礼。受洗人的父母为合法结婚的商人马兰·普莱西及其妻子玛丽·德丝埃。

签字于下的教父为本堂区的铁匠彼尔·索尔利埃，教母为孩子的姨母、库尔梅尼的朱莉·弗朗索瓦兹·德丝埃。

阿弗丝娜——人们从来不叫她“玫瑰”——接受的可能是被称作“自酿烧酒者”的奇怪洗礼。那是诺曼底流行的一种风俗：用酒精从脚到头擦婴儿的身体。

她呱呱坠地的时候，不知道她父亲是一个品质恶劣的流动小贩，也不知道她母亲是一“仪态优雅”的三十岁棕发美人。她母亲出嫁的时候，令当地许多小伙子灰心丧气。

在奥热地区，名叫“玛丽”的女人不计其数，所以人们通常用一个别名称呼她们，叫她们为“玛丽昂”、“玛丽埃特”或“玛丽安娜”。对于马兰·普莱西的妻子，情况也是如此。

这对夫妇已经有一个名叫德尔菲娜的女儿，两岁，父亲对阿弗丝娜的到来并不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本来盼望添个儿子。

在这样一个已经不怎么和睦的家庭里，普莱西的二女儿得不到温暖，很早就领略生活的苦难，父亲的叱骂和母亲的哭叫就是她幼时听到的摇篮曲。

只要她能从家中溜出来，她就靸着木鞋到处转悠。她的家乡从圣日耳曼·德克莱弗耶到埃梅，从梅尔罗尔到加塞，从特鲁耶尔到阿尔让泰莱，是由一些村庄和小镇组成的，其中有著名的勒潘养马场，因为那个地区畜牧业十分发达。御马在那儿驰骋，肥美的诺曼底草原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饲料。

那是路易十八统治的末期，诺曼底开始松一口气……麻风和鼠疫肆虐、贵族老爷利用英法战争猖狂劫掠、胡格诺派和联盟派之争使国家遭受蹂躏的时代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人们竭力忘记蓝军和朱安党人的战争以及督政府和执政府时代蒙面强盗施行的酷刑。如人们所知，诺曼底朱安党人的叛乱规模远不如旺代省：那至多是一场游击战，不值得旧事重提了。

人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恢复了自己的地位。贵族待在他们被毁圮一半的城堡里等候赔偿。在乡下，穿蓝大褂的农民对资产者持不信任的态度，怀疑他们覬覦自己的财产。他们只尊重公证人和教士。他们重新返回到耕地上，躲在树篱的不规则的屏障之后；田野上的这种景象至今还让人联想到儿童玩具的幼稚。茅草屋顶逐渐消失，被青石板瓦所取代，从此，可以比较有效地抵御经常发生的火灾。农民种油菜、亚麻，当然还有谷物。谷物是主食：燕麦粥、黑麦或荞麦烙饼；要是赶集赚了钱，就在饼里加一片肥肉。幸好还有酒。奥热河谷的苹果酿成全国最好的苹果酒。被人不恰当地称为“生命之

液”的烧酒，给从勒阿弗尔和翁弗勒偷偷起锚驶往非洲海岸的最后的黑奴船提供了给养。

这个地区是美丽的，河水澄澈，山峦起伏，一直蜿蜒到天际；春天大地披上一抹碧绿，令人眩目。至于气候嘛，那的确是潮湿的：大约两天中就有一天下雨。这固然有助于草木保持葱绿的颜色，但大路上的车辆常常陷进泥潭动弹不得。“好多世纪以来，”一位贵族说，“从来没有一架马车开进城堡的院子。理由很简单：没有一条路是畅通的。方圆六里之内，唯有泥泞的小路，出门只能骑马或徒步。邮车从来不到这个地区，当地人不知报纸为何物……”

巴尔贝·多勒维利并不因此不歌唱“雨水充沛的美人。她宛如桃花的脸上，流淌着冰凉的眼泪”。当天气放晴、阳光穿透云翳时，他赞美闪着珠光的、永远汹涌翻腾的云彩，直至如痴如醉的地步。这是波特莱尔<sup>①</sup>所欣赏的“奇妙的云彩”，也是这些云彩使莫奈<sup>②</sup>感到哀愁，赋予和阿弗丝娜同样出生于1824年的布丹<sup>③</sup>以灵感。

要等到积云消散和暴雨过去之后才能戴上布帽外出。啊！诺曼底人的布帽是一种真正的象征！白天它保护主人不着凉，晚上给主人御寒，而在天刚蒙蒙亮时，他戴着它煮咖啡。这种帽子很适合诺曼底人的典型性格：既聪明又节省。人人都知道，诺曼底人是贪图利益的。

---

① 法国19世纪诗人。

② 法国画家（1840—1926）。

③ 法国画家（1824—1898）。

历史并未告诉我们，当马兰·普莱西沿着小路，用他强劲的手——“又偷又拿的贪婪的手，一半是鹰爪一半是蟹螯的有力的手，在这样的手里，坚硬如钢的德行也会熔化”——推着他的双轮车的时候，是否也戴着这种著名的帽子。关于德行，外号为“巫师”的马兰从他的绿色哗叽布袋里掏出那些“沿街叫卖的小玩意”的时候，他唯一的本领是能说会道。除此之外，上面关于手的定义是非常确切的。这个以犀利的目光令贪婪的妇女慑服的高个子棕发美男子在推销什么呢？服饰用品、饰带、缝衣针，还有小摆设、小玻璃瓶、油膏，甚至还有（圣母呀！）麻痹女人的心灵、毒化女人思想的小说。他施展媚术，油腔滑调地同她们交谈。他有说不完的神怪故事，他喋喋不休地吹嘘那些他并未实现的征服，弄得那些洗耳恭听的女人屏息静气，瞠目结舌。他添油加醋，把人们晚上边喝苹果酒边吃栗子时讲的那些可怕故事再发挥一番……那不过是魑魅魍魉施魔兴怪，神人仙女降妖驱恶之类。阿弗丝娜的童年被那些神怪故事打下了深刻的印记。

流动小贩把这些故事讲得更加阴森可怕，把那些目瞪口呆的乡下女人吓得胆战心惊。她们聚精会神，听他介绍一些丹方。讲的时候，小贩故意降低声调，仿佛向她们透露什么秘密似的。他保证说，苕麻熬水加洋葱汁可以使脱发再生；将癞蛤蟆在壁炉里烤干研成粉能够治癫痫；蜘蛛丝可以止血；滚烫的甜苹果酒同加胡椒和丁香花蕾的烧酒调匀，炮制成著名的“弗里柏”，喝下去可以根治最顽固的鼻炎。

他对多勒维利称为“红棕发情妇”的饮料的偏爱是与生俱来的。据说，小贩的母亲酗酒成性。如果说阿弗丝娜的父亲不值得称道的话，她的祖母就更加如此了。

人们向我们介绍说，她既是妓女，又是乞丐，很像左拉笔下的叙艾特·德欧仁·絮和热尔韦兹。她的真实姓名是路易丝·勒内·普莱西，但人们给她取了个外号，称她为“母猴”或“小母猴”。

猴子这种动物的淫乱是众所周知的。这个女人在灌木丛内、在壕沟旁边向肯出价的男人兜售自己，然后拿着皮肉营生所得，去找间小酒馆喝个酩酊大醉。

可是，居然有一名小傻瓜跌进了这个人渣的圈套。此人就是路易·马兰·德古，他是1788年12月受圣职为教士。主教府的记录簿对这位新受圣职的三十岁的年青人并未给予十分肯定的评价：“相当平庸，性格温和，很虔诚”；没有批准他辅弥撒，“圣诞节除外，而且要征得人们的同意”。他在皮唐热担任过副本堂神父，以后就随波逐流了……

1791年6月，他当选为拥护《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本堂神父。此时，他成了“母猴”的情人。“母猴”生了个男孩，声称孩子的父亲身份不明，但明眼人很清楚，因为孩子用了坏神父的名字：马兰。

神父的双亲在路热镇口碑载道。据说，他们曾经极力敦促他们的儿子继续教士生涯，希望他悬崖勒马，彻底断绝不道德的关系……

至于私生子，他从母亲姓，名叫马兰·普莱西；他出生于1790年。他出生当天就接受了洗礼，因为她母亲虽然以“出卖”爱情为业，但她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至于父亲，他继续他相当平庸的圣职。1806年，即他四十七岁那年，他患了白内障眼病。由于这个原因，教会拒绝委任他担任新职，虽然当时的记录簿将他描绘成“诚心诚意

感到悔恨，虔诚，勤勉，但力不从心”。另一份没有写明日期的文件有这样的标题：“待命但尚未使用的神父”。文件说：“布里乌兹教区，路热镇副本堂神父德古：就地继续供职。”他就留在那里，1815 年去世。

从“母猴”到“巫师”马兰，中间经过道德败坏的神父，我们不能说茶花女的祖先地位很高。幸好，同这位令人不安的乡下人相比，她母亲玛丽·德丝埃的家谱高贵得多，使事情得到平衡，尽管在她的家族的历史上曾经有两次降格俯就的污点。

迪·梅斯尼尔家族是梅斯尼尔和阿让泰莱两地的领主，以“三个银色公鸡”作为家族的纹章。这个牧主家族在 16 世纪非常兴旺，但到 18 世纪一落千丈：“由于挥霍和厄运，产业一批接着一批随风散去。”在她满目凄凉的庄园里，安娜·迪·梅斯尼尔同弟弟彼尔生活在一起。她有诺曼底女人的美貌。她同夏洛特·科尔戴一样，“相貌端庄，仪态优雅”，但是她找不到一个愿意与她分担困境的贵族。

于是她任由爱情左右，在二十岁那年投进她的男仆艾蒂安·德丝埃的怀抱。他们的爱情开花结果，但他们直到他们的孩子米歇尔诞生之前四个月才决定结婚；此后，另外五个孩子又接踵而来：德丝埃夫妇从迪·梅斯尼尔家族继承了喜欢美味佳肴和珍视爱情的雅趣。

在这六个孩子当中，我们只追踪路易·德丝埃的轨迹。他是茶花女的外公，玛丽·玛特莱娜·马尔的丈夫。茶花女的外婆是一位很会交际的漂亮农妇，一位邻近的庄园主是她的保护人，但对于这位庄园主我们一无所知。路易·德丝埃也

变成了一名殷勤的仆人。

他和玛丽·玛特莱娜生了两个女儿：朱莉和艳丽动人的玛丽·路易丝·米歇尔。据说，二女儿很像圣日耳曼·德·克莱费伊教堂的圣母，而那位圣母雕像是以她的高贵的祖先作模特儿塑造的。路易勇气十足，他懂得利用自己的产业获利，自己也成了业主，而他那些产业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那位庄园主的保护。

被家人称为玛丽安娜的玛丽·路易丝本来可以生活得很美满的。但是，她母亲显然并不是一个忠贞不渝的女人，她离家出走，不久以后便死了。玛丽安娜取代出走的母亲料理家务，到二十六岁还没有考虑婚嫁，一直到无法逃避的命运让她碰见马兰·普莱西，那个流动小贩，“万万不能与之打交道的，头上长角的保护人”。玛丽安娜的父亲、姐姐、朋友都试图使她离开这个危险人物。她难道不能理智一些，想想她的出身、她的高贵，摆脱这个吹牛大王、巫师、无赖吗？

但是，爱情使理智荡然无存。尽管大家极力规劝，德丝埃小姐在1821年3月1日还是嫁给了三十一岁的“卖袜小贩”马兰·普莱西，库尔梅尼尔市政府的档案就是这样记载的。

就像她的一位祖先曾经因为爱情降格以求一样，玛丽安娜也俯就了一个地位比她低的男人。她以后会因此悔恨不已。

既然流动小贩实际上毫无财产，新婚夫妇当然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女儿也一无所有。于是，他们在诺南开了一间服饰用品店，马兰从“卖袜小贩”变成了“商人”。

那个时候，在户籍登记簿上看见“自称不会签名”的说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马兰·普莱西的签名居然清晰有力，